

# 頭前溪畔的愛恨情仇

## 彭啟原

### 【學歷】

文化學院影劇組畢業

### 【經歷】

紀錄片導演

電視節目總策畫

### 【現任】

台灣客家研究學會秘書長

### 【著作】

台灣客庄影像

### 【授課大綱】

- 一、我與頭前溪畔的影像淵源
- 二、以影像記錄的方式參與新瓦屋再造的心路
- 三、頭前溪畔的土地之下

### 【參考書目】

頭前溪中上游開墾史暨史料彙編 吳學明著  
新竹縣立文化中心出版  
六家庄風土志 陳板著  
唐山出版社出版

## 【講義】

# 頭前溪畔的愛恨情仇

文／彭啓原

## 一、我與六家地區影像的淵源

最早到六家拍攝紀錄片大約在 1989 年，剛開始是拍攝公視的《客家風情畫》系列，當時做這個系列，是因為前一年的客家人還我母語運動的熱潮，我認為這是個好機會，趁此進入電視節目的範疇。當時對客家的文化與一題並無深入的了解，而且坊間有關客家文化的書籍也寥寥無幾，於是只能規劃一些粗淺的，題綱型態的節目。

〈濃濃原鄉情〉是當時製作的第一集，內容介紹各地有代表性的客家家族的源流，以及他們所保留的傳統。當時只知道六家有一個相當龐大的林姓家族，與義民廟的關係頗深。得知這個家族要舉辦春季祭祖，於是我帶著攝影組前往拍攝。我拍攝到珍貴的林家祠內舉行的祭祖大典，當時主持祭祖的是林光華先生，當時擔任新竹縣議員。

1991 年，我再度回到六家拍攝，這次拍攝的題目為〈竹北林家與采田福地〉。這個時候的六張犁與新瓦屋兩個聚落都還有許多人家住在裡頭，兩個聚落的四周都還是美麗的稻田，我當時拍攝的主軸是設定在林家的家族歷史、族群關係以及聚落的組織型態。這次的拍攝因為有陳板的協助，我才得以較深入的了解六張犁庄的聚落型式與開發歷史。

當時為了豐富節目的畫面，我接受了陳板的建議，懇請新瓦屋的花鼓隊配合拍攝，特別表演了兩次打花鼓，這是新瓦屋花鼓隊第一次為了上電視而特別演出。當時只拍攝新瓦屋花鼓隊在新瓦屋前面的禾埕表演打花鼓，而沒有深入新瓦屋，記錄聚落的結構，相當可惜。但是新瓦屋忠孝堂牆上的幾幅林家人在圓樓前的合影倒是引起我的注意，詢問之下，原來新瓦屋人林家人的祖先是來自廣東 饒平縣 饒洋鎮水南村，一個佈滿各式土樓群的山區。我第一次思考：圓樓的居住習慣，與林家人到台灣之後建構以家族為單位的防禦型集村，其間是否存在著某種原鄉的記憶與關聯。

1996 年，文建會委託製作《客家庄》系列節目，接下這個節目的時候，因為累積了將近六年的拍攝經驗，了解許多的題材，於是在規畫節目內容的時候就能

較爲深入。我們除了透過家族，也嘗試著透過將頭前溪視爲先民拓墾的主要管道，從竹北六家的林家，沿著頭前溪兩岸，了解此地客家人開發的過程。

很難得的，由於製作經費充裕（當時每集製作預算爲三十一萬五千元），我還租了一部直升機，從空中取景。但是當時因爲是第一次空中攝影，我欠缺經驗，並不了解直昇機的性能，因此拍攝的鏡頭都是從相同的高度一路拍攝下來，沒有低飛與盤旋的畫面，但是從空中俯瞰這片新竹平原最重要的穀倉，的確是讓我永生難忘。

1997年，陳板認爲高鐵計劃將帶來地方永久的改變，於是向國家文藝基金會申請了經費，展開六家高鐵特定區內的全面影像記錄。我們以歷史、農耕、水圳、伯公、老屋、耆老口述歷史等爲主，拍攝了六個不同的專題。同年，我因爲製作〈小客庄的故事〉系列，於是我一魚兩吃，將這些即將成爲歷史的影像，剪輯成爲〈六家的農耕業上下〉兩集，納入〈小客庄的故事〉系列，在廣電基金會的時段於華視播出。

1998年爲了拍攝新聞局委託製作的《台灣客家》我特別規畫前往廣東饒平縣饒洋鎮，企圖了解：爲何相同是來自廣東，但是大部分的新竹海陸客家家族都沒有建構防禦型的單姓集村？

水南村的五星樓，林家來台祖先的出生地，也是我這輩子第一個進入的圓樓，雖然因爲大部分的人已經搬出去了，部分的樓層也崩塌了，但是在圓樓內，我還是可以感受到以前林家人在這裡過著唇齒相依的生活情況。因此我給自己找了一個答案：

林先坤在饒平原鄉是在圓樓裡成長，當時到新竹地區開墾的客家先民，很少人擁有在圓樓裡生活的經驗。林先坤與來自饒平的族人，來到了新竹的犁頭山下，見地勢平坦、土壤肥沃適合開墾，於是便定居下來。

當時六家地區的開發並不容易，一方面要防範來自山中原住民的威脅；另一方面，因六家地區靠近頭前溪，還要嚴防海賊來犯，所以需要具防禦功能的建築。若依照原鄉的生活經驗，以建造圓樓的方式防禦外敵，可能會緩不濟急，因爲建造圓樓需耗費數年的時間，而外患卻迫在眉睫。因此大家決定住在一起，把屋舍建好後，先在屋後開鑿溝渠當作「護城河」，房子四周再種上刺竹，並圍上木柵，平時還派人看守站崗，以備不時之需。除此之外，平時還召集庄裡的年輕人練武，組成一支具武力基礎的防衛部隊，變成保庄衛土的組織。因此，用防禦工事及防衛組織，以取代原鄉圓樓所具有防禦功能。

結束了中國外景作業的次月，我再度來到六家庄拍攝，其間也再次上直升機從空中拍攝六家聚落。由於累積了上次空中攝影的經驗，我們以空中盤旋的方式拍攝六張犁庄與新瓦屋兩個單姓集村，畫面效果相當好。

除此之外我也要求直昇機從橫山、芎林順著頭前溪右岸往下游飛行，在空中我清楚的看到因為頭前溪氾大水而被斬斷的五龍山。可以完全了解「水斬五龍」對當地造成的影響，對六家的地理與人文的變化有更深入的體認與了解。

之後，聽說高鐵特定區開工了，八年間我沒有再過去。

## 二、以影像記錄的方式參與新瓦屋再造的心路

2005年，八年後我再踏上這個情感熟悉卻人事已非的一片土地。在企劃的前言與拍攝目的中我是這樣敘述的：

獲悉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中心籌備處將設在新竹六家新瓦屋，剎那間，累積多年幽美的六家風情影像呈現在腦海裡。同時我也想起中研院胡台麗老師的一部紀錄片《穿過婆家村》，內容是敘述東西向快速道路的闢建而面臨毀村的劉厝聚落，人們受到的影響為何？

六家聚落不也是剛好面臨這個轉捩點上嗎？

「六家庄」這個曾是北台客庄少有的單姓集村聚落，曾在頭前溪流域的開發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也曾因為「水」而形塑了特殊的社區文化。

自從六家高鐵站設站工程開工以來，好幾年了，我都沒有再腳踏這塊我曾經紀錄過好幾年，我非常熟悉的一塊土地。

這個因為高鐵設站，而被迫立即改變的社區，將面臨何種變化？客委會客家文化中心的設立又將會對此地產生何種影響？值得我們關心。

在六家高鐵特定區中，六張犁庄與新瓦屋兩個單姓聚落，因為本身的特殊性而被刻意保留。六張犁庄將成為客家學院的院址，而新瓦屋聚落則將成為客委會客家文化中心籌備處的辦公室所在。

客委會決定將這兩個聚落重新規劃再利用，企圖在聚落的人們搬離後，將空蕩的空間重新賦予生命，這種企圖的確值得肯定。只是鄰里社區關係已經完全改變，要保留原有人文特色談何容易？這次客委會客家文化中心籌備處的進駐新瓦屋以後，公部門透過官方的力量，規劃了一系列的活動，企圖在這過程中找到一個可行的方向，結果會如何？我們將在紀錄的過程中，提供大家觀察的機會。

## 三、頭前溪畔的土地之下

在桃園台地出生長大的我，一直以來都以為每個地方的泥土都一樣，只要努

力耕種都會有好收成的，從來都沒思考過泥土底下到底還有什麼好談的。

一九九六年我爲了公視的〈客家庄〉節目，與陳板一起到了美濃的荖濃溪畔，發覺這裡的客家人竟然絕大部份都是來自竹、苗地區，我沒有找到來自桃園的客家人。

我們採訪的這個地方，在地的人都稱他爲「南隆地區」。

日本時代爲了旗山糖廠的用電，而建設了竹子門發電廠。引自荖濃溪的河水，不但使竹子門電廠運轉了近一個世紀，也徹底的改造了美濃平原。

美濃最主要的灌溉系統——獅子頭圳，就是利用電廠的水灌溉整個美濃。我們如果順著竹子門電廠的排水溝，獅子頭圳的灌溉路線，來走訪美濃，就可瞭解日本人對這塊土地的用心與期待。

灌溉主幹線在八、九十年前進入了美濃南端的新開發地，當時這塊地方位處荖濃溪的泛濫區，不但經常淹水，土地中也佈滿大石，難以耕種，少有當地人敢進入開墾，因此人煙稀少。爲了開發此區，日本皇族人士愛久則，投資成立了「南隆農場」，然後聘請白石，招來相當多新竹、苗栗一帶的農人，到此開墾。

爲什麼一定要請新竹、苗栗地區的客家人來解決此地多石頭的問題，而不是請本地或附近的人？美濃吉東里九十四歲的曾勝金老先生，十六歲跟著父親自竹北搬來此地，替我們解開了謎底：

「這裡以前全部都是石岡地啊！本地人不曉得開田啊！當時有一位叫做白石的日本人，在苗栗做過廳長，看到苗栗當地人這麼行，開田，本來全是石頭的所在，會變沒半粒石頭，石頭不知哪裡去？全部變田。以後他做南隆農場的主任，看了這些地方，石頭，這些南部人不曉得如何處理？我們新竹人很會開田，什麼石岡地來講，一整理、一挖，石頭沒下去，泥土浮起來，所以沒看到半粒石頭，以前我下來這裏全部還是石岡地。

南部人只會把石頭挖了就疊起來，一大堆疊起來，就有泥肉好耕，稱爲『起石堆』，他們不知道石頭要『沒下去』啊！」

原來這些來自新竹、苗栗的人們，因爲原鄉地處經常氾濫的頭前溪與後龍溪畔，已經熟悉這種「沒石頭」的開田方法：首先將石頭與泥土一起開挖，分開石頭與泥土後，先將一顆顆的石頭鋪回所開挖地方，然後再將剩餘的泥土，平鋪在石頭上，於是石地變良田。

靠著這個埋石造田的技術，新竹頭前溪畔的客家人，不但在此生根，也有能力前往相同是礫石地質的土地開墾，這也是我在美濃、花東縱谷等日本時代主要的客家移民區找不到桃園鄉親的主要原因。